

明清西学六论

李奭学 著

欽言

欽雖滋味轉則長言雖微譯思則益普
果我亦將以諫世也襟欽

鳴謙

德非謙不成故聖賢以保謙爲急觀已觀所短觀人觀所長以其未成之微善較人之大善故嘗自責其怠自勵其德謂已不如人聖賢以之養謙觀已觀所長觀人觀所短嘗謂人不如已以其罪惡較人之愈大罪惡而辭已之罪惡愚夫以之養傲
非但不可自上亦且萬勿自比勿比大者勿比小者勿比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明清西学六论

李毓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西学六论 / 李爽学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308-15828-2

I. ①明… II. ①李… III. ①西方文化—研究—文集
IV. ① G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2406 号

明清西学六论

李爽学 著

责任编辑 周红聪

文字编辑 宋先圆

责任校对 周元君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0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828-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自序

明清两代的西学东渐，学界两边游走的人不多，而我在明清之际遭回日久，深觉单是“文学”这个方向，今生已难穷竟，所以从来也不敢涉足清末，自寻烦恼。如今我就明末中译之欧洲宗教文学所撰，已有专书若干，还曾伙同友生编了两套相关大书，材料愈觅愈多，题目也越挖越深。写书之前，向来我多“胸有成竹”，也就是早有计划，再“按计划行事”，终底于成。不过我生性难免矛盾，撰写专书的当头，偶尔也会遇到非属计划而又心痒难耐的题目，逼得自己岔开，立马追去，通常还是大跑野马。近年来，我居然也累积了一些文章，而且篇篇用力甚勤，有些甚至冲出明清之际，不自量力跑到了清末，我收之于本书，算是野人献曝，有请方家指正。下面谨略述各篇原始，并向慨伸援手的朋友致谢。

从进入学界开始，我就给自己立下规矩，不碰有人处理过的题目。但如果处理不佳或我另有拙见，仍会心摹手追，放胆写去。本书首篇处理利玛窦中译的《二十五言》，而此译史柏拉丁（Christopher A. Spalatin）早有专书论述，学界知之甚稔。不过我捧读史著多年，

总觉得其中所见有限，开展得也不够深入。且不论崇祯年间士子赵韩撰得的《榄言》，史著恐怕连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王肯堂誊录的《近言》，以及《道德手册》的天主教改写本都有不察。拙作即从这些学术罅隙入手，“重读”《二十五言》，相信对此一最早译为中文的欧洲宗教文学的研究应有些许贡献。不谈考证，“重读”二字正是我检视《二十五言》身为宗教文学的不二法门。^[1]《中译第一本欧洲宗教经典》本应上海师范大学一场相关会议而写，宋莉华和刘耘华两位教授又命我举此发为会议的主题演讲，我义不容辞，自是感激莫名。

上文谈到赵韩所撰的《榄言》，我想在此向吕妙芬博士特致谢忱。我虽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做过研究，也看过收罗《榄言》的《日乾初撰》全帙，但首先把《榄言》从内阁文库找出来的却是妙芬。我也承她好意，惠赠一张《榄言》光碟。在此之前，酒井忠夫应该也看过《榄言》，但所知几乎空白一片；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亦然，所知还是本乎酒井。他们对《日乾初撰》内其他善书的兴趣，比对《榄言》大多了。妙芬看到《榄言》，直觉和晚明天主教有关，我拿到光碟，几乎马上断定内文必取自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二十五言》和庞迪我的《七克》，当下即展开一场文本的追寻之旅。相关撰文找出之后，棘手的问题才开始：谁是赵韩，他和明末西学有何渊源，而《榄言》和明代善书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都曾困扰过我，而我少说花了一年工夫，才厘清问题几许。此其间内阁文库的馆员给我相当大的方便，好友杨晋龙博士也倾力襄助。新加坡国立大学

[1] “重读”的后现代意涵，可见 Matel Calinescu, *Reread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一书，尤其是页 17-120。

的李焯然兄邀我过访，我尝就《榄言》放肆，大谈《日乾初撰》中“五教一家”的本质，拙作自然于此也有所着墨。

《日乾初撰》中的善书，除了《至情语》和《读书日记》外，文学性之强者，几唯《榄言》而已。赵韩实则系出名门，在本贯当湖诗名藉甚，所撰眼光之准就不在话下。天主教也谈“善书”，而一涉及此，赵韩撰得者外，我难免要谈高一志，尤其是所译《达道纪言》。从公元2000年开始，我和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教授穷十年之力，以英文译注高氏此书。工作过程中，属于考证性的石头，我们踢到的不知凡几。为了搬开石头，我们无意中发现高一志曾把荷马的名字译为“阿哩/嘿汝”。我对西洋古典向感兴趣，史诗与戏剧，可以读到的几乎都读了。拙作《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里，我论过利玛窦和清初耶稣会士对荷马的看法，如今又发现中国首见的关乎荷马的史事，探讨中西文学互动的兴趣随即燃起，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从明代耶稣会士走到清代的“耶稣教士”（新教教士）如郭实猎与艾约瑟等人。这是一趟如假包换的“长途旅行”（odyssey），结果是《阿哩原来是荷马！——明清传教士笔下的荷马及其史诗》，也引发了一些不小的回响，也替我解开某些清末荷马译史的谜团。^[2]感谢杨熙楠及殷子俊等《道风》诸君子：他们不惜篇幅，勇于在他们闻名国际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这篇非关其领域的拙论。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明末耶稣会的文学翻译》初则亦刊于《道风》，其后我扩充了一倍篇幅，增加了不少新见，引为我和林熙强

[2] 如杨俊杰：《原来他是周梦贤：兼作〈阿哩原来是荷马！〉读后》，载《道风》第40期（2014春），页257-269。

博士年前编成的《晚明天主教翻译文学笺注》的“导论”。文中我从明末西学的角度为“文学”今义的形成再作申说，推翻1934年鲁迅在《门外文谈》中的论调，当然也改写了铃木修次等现代学者的类似之见。^[3]此外，文中我同时探讨了明代耶稣会的印刷文化，标出北京、武林与三山等地系会士梓行著译的中心，并重厘他们的译作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拙文第一部分的初稿，最早乃墨尔本大学亚洲学院一场会议的主题演讲词，修改后又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某会议上宣读。第三部分的初稿则发表于汉学研究中心和中研院文哲所合办的会议上，修订稿稍后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会议上宣读。除第二部分外，余者都有其不同的刊载处^[4]，而林熙强博士、胡士德教授、王德威院士都曾加以指正，谨此致谢。社科院的黎湘萍和郑海娟博士邀访，盛情可感，谨此致谢。

公元2010年，我在几位朋友协助下，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摄得贺清泰译注的《古新圣经》全稿的抄本。其后我一面同郑海娟、陈硕文与林熙强等同仁点校该书，一面则分别从近代白话文的形成、贺清泰在乾嘉时代的际遇与他个人的解经学开始研究这部卷帙庞然之作，

[3] 鲁迅：《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见《且介亭杂文》，载《鲁迅全集》，15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6:93；铃木修次：「文学の訳語の誕生と日・中文学」，见吉田敬一编：『中国文学の比較文学的研究』（东京：汲古書院，1986），页338-344。

[4] 见李奭学：《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明末耶稣会文学翻译》，《道风》第40期（2014年1月），页37-75；李奭学：《基督教与“文学”今义的形成》，韩国《渊民学志》（2014年8月），页33-48；李奭学：《中西会通新探——明末耶稣会著译对明清间文学文化的影响》，李奭学、胡晓真编：《图书、知识建构与文化传播》（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15），页131-163；以及 Sher-shiueh Li, “Inventing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aper accepted to be included in David Der-wei Wang and Ted Huster, eds., *The New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orthcoming fro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另见李奭学、林熙强：《导论：晚明为人遗忘的一段文学翻译史》，载二氏主编：《晚明耶稣会翻译文学笺注》，4卷（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16），1:xxxii-lxxiii。

最后撰成《近代白话文·宗教启蒙·耶稣会传统——试窥贺清泰及其所译〈古新圣经〉的语言问题》，发表于文哲所的《中国文哲研究集刊》上。拙文其后又不断修改，另以“导论”的形式并于我和郑海娟博士主编的《古新圣经残稿》上。此文的研究同样耗时不短；我得向香港思高圣经学会致谢，他们特许我使用他们典藏的贺清泰手稿残存的相片再作研究，加深了解。最后我又完成《谈天说地论神人：从〈古新圣经·化成之经〉前二篇看贺清泰的解经学》一文，宣读于去年秋天复旦大学举办的比较经学会议上；后文我附录于本书，李天纲兄邀请与会，高谊可感，也感谢肖清和郑海娟两教授指正。约莫半年前，关西大学的内田庆市教授来台，示我以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皮藏的满汉合璧本《古新圣经》的一部分，使我了解在东京东洋文库外另有部分该经的满文版，开我眼界不小。内田教授又邀我到大阪演讲，得以一会专攻中西语言互动的日本同好，我心铭感。

我们如今说与写都可谓欧化严重，白话文一变至此，我相信其起源和《圣经》东流形成的翻译腔有关，而思考这类问题时，我总会想到一些类似玄奘所称“此无故”的中文名词的欧语译法。最容易进入此一视域者，莫过于中文的“龙”字。此字或相关的神话动物的欧译之始，我想未必关乎《圣经》，但和传教士有涉则为不移之论。华龙欧龙非一，众所周知。我从明清耶稣会的著作中，了解会士并不信中国古来当真有龙存在。贺清泰中译《圣若望默照经》（《启示录》），也把撒旦这条和合本所称的“大龙”译为“大蟒”^[5]，然而把中国“龙”

[5] 和合本《圣经》者，见启 12:6；贺清泰所译者，见李爽学、郑海娟主编：《古新圣经残稿》，9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9:3436。

译为 dragon, 则似乎又和耶稣会有关。我“抓龙”有年, 出入在会士所著与中世纪以来旅华欧人的游记中甚久, 当然知道欧龙源自希腊, 而拉丁文的 dracō 乃承其影响而来, 终于促成各种现代语言有关龙的拼法, 尤其是意大利文里的 drago 和葡萄牙文中的 dragão。如此欧译, 罗明坚和利玛窦俯察中国品类的用法可称关键。不过了解及此之前, 我早已一稿写过一稿, 而最后所成者便是本书殿尾的《西秦饮渭水, 东洛荐河图——我所知道的“龙”字欧译始末》一文。漫长的“抓龙”过程中, 我的学生林虹秀在研究上启发过我, 而我也应该在此感谢潘凤娟教授与陈相因博士不吝协助, 适时提供相关知识。

本书里的六篇主文, 率皆如上所述而经年撰作, 研究过程中又殚精竭虑, 始克有成。然而芜文毕竟是芜文, 有些我曾收入年前在台湾出版的一本有关比较文学的文集中^[6], 这里重新编排, 我又重予耙梳, 增补新见与材料。诸文之间倘有联系, 则都和明、清东渐的西学有关, 此所以本书题以“明清西学六论”。尽管如此, 书中诸文——容我强调再三——我写来如同撰作专书般严肃而卖力, 难度抑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撰作之际, 先师余国藩教授时常来信鞭策, 而我的家人——尤其是家母——在我写作时, 向来也极其宽容待我。如今先师仙逝, 而家母也卧病在床, 我五内翻腾, 但恨不能尽学生与人子之道, 消解这世间种种的无常与病痛。既为凡胎俗体, 我只能负负徒呼, 赖学术以报答师尊与家人, 如此则本书结集或可将功抵过。最后, 容我感谢劳苦功高的本书编辑宋先圆兄, 以及我的助理陈懿安、

[6] 李夷学：《中外文学关系论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尤其是第二及第四辑。

高淑敏与刘芷好三位小姐，她们助校书稿，又穿梭在各所的图书馆之间，代借急需之书，让我多得时间，重理书稿。

李奭学

2016年3月台北·南港

目 次

中译第一本欧洲宗教经典 / 1

——论利玛窦的《二十五言》

如何制造中国式的善书？ / 32

——试窥赵韩《榄言》及其与明末西学的关系

阿哩原来是荷马！ / 80

——明清传教士笔下的荷马及其史诗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明末耶稣会的文学翻译 / 115

近代白话文·宗教启蒙·耶稣会传统 / 178

——试窥贺清泰及其所译《古新圣经》的语言问题

[附录]

谈天说地论神人 / 249

——从《古新圣经·化成之经》前二篇看贺清泰的解经学

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 / 279

——我所知道的“龙”字欧译始末

中译第一本欧洲宗教经典

——论利玛窦的《二十五言》

《二十五言》成书的时间

在中国宗教思想史上，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一生最为人知的著作应属《天主实义》。此书刻于 1603 年，但利玛窦早在广东韶州传教时便已动笔开写，事见所著《中国开教史》。^[1] 学界另有一说：《天主实义》实则定稿于江西南昌，多为利氏作客庐山白鹿（洞）书院期间应当地士子——尤其是白鹿书院洞主章潢（1527-1608）——之问，回答而成。^[2] 此所以书中特设“西士”与“中士”对答，而

[1] Matteo Ricci, *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 in Pasquale M., D'Elia, S. I., ed., *Fonti Ricciane*, 3 vols. (Rome: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 2:233. *Fonti Ricciane* 以下简称 *FR*。

[2] 夏伯嘉：《利玛窦与章潢》，见田浩（Hoyt Tillman）编：《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页 727-745。另见罗光：《利玛窦传》，载《罗光全书》，42 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28:68 及 81。《罗光全书》以下简称《全书》。有关下及章潢的简历，见〔明〕李应升：《白鹿书院志》及〔清〕毛德琦：《白鹿书院志》，载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2 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2:837 和 1148。

《天主实义》之为人视为护教著作者，因此也所在多有。不论如何，上述之说若然，则利玛窦举心动念，想要中译爱比克泰德（Epictetus, 55-135）的《道德手册》（*Encheiridion*），最晚必定在 1595 年他犹在南昌的时期。我如此立论，并非信口开河，而是《天主实义》中著名的人生如舞台之喻，早在王肯堂（1549-1613）于 1602 年（万历壬寅年）刊刻的《郁岗斋笔麈》中即可见得^[3]，而王氏此书集稿酝酿的期间不短。他得见《二十五言》，至少可以溯至 1600 年，盖这一年或这一年之前，他得遇利玛窦于南京。

《二十五言》原题《近言》，王肯堂言之甚明，而全编由《道德手册》迻为手稿，当然在《郁岗斋笔麈》刻成之前。王氏自谓《近言》乃利玛窦所贻，同时获赠者还有利氏另译《交友论》的刻本（《存目》，107:684 及 682-684）。《近言》中有十二言，《郁岗斋笔麈》均借此名录之，时距 1604 年《二十五言》正式付梓，则寒暑已经五阅。前及《郁岗斋笔麈》中的《舞台喻》，系天主教中古常谭“人生如戏”（*theatrum mundi*）的源流所自，录之如下：

人生世间，如俳優在场，所为俗业如搬演杂剧，诸帝王、宰官、士人、奴隶、后妃、夫人、婢妾，皆一时妆饰者耳。则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演既毕，解去装饰，则漫然不相关矣。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境界顺逆为忧喜也。惟随其

[3] 《天主实义》中的《舞台喻》，见〔明〕李之藻辑：《天学初函》，6 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店，1965），1:537-538。《天学初函》以下简称“李辑”，页码随文夹注。〔明〕王肯堂：《郁岗斋笔麈》，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公司，1995），107:684-68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以下简称《存目》。

所克者而肖之，乃至乞丐亦无不酷肖，以适主人之意而已。分位在他，充位在我。（《存目》，107:686）

王肯堂何时认识利玛窦，确实的时间难考，但是当在利氏进入北京前的 1595 迄 1600 年某时，则为不移之论。这段时间内，又以 1599 年可能性最大，盖据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的《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1630），这一年王肯堂同在南京，且曾“遣门下士张养默就利子受业”。^[4]《郁岗斋笔麈》所录的《近言》，乃《二十五言》迄今最早可见的部分。其中之含有《舞台喻》，可以说明若取之以参较《天主实义》撰作的时间，此喻确实应译于利氏滞留南京之前，也就是他仍在白鹿书院论学之际。王肯堂又称，所谓“近言”，取典乎《孟子·尽心下》，意指书中之言“若浅近而其旨深远”，足堪为人“座右”也（《存目》，107:686）。^[5]王氏的说明另称，所录十二言系就利玛窦当时所出而录其“数条”罢了。就总数而言，王氏所见应当不止十二。爱比克泰德《道德手册》的希腊原文中的言则，历来有二说，一为五十三言，一为五十二言，虽其所涵无殊，仅有条分之别而已。^[6]在 1602 年之前，利玛窦译得的《道德手册》有多少，我们如今懵懂不知，能确定者唯王肯堂称之为“编”，或已将《二十五言》如数圈成。方之 1629 年李之藻（1571-1630）所辑《天学初函》

[4] 〔明〕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见向达校：《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北平：上智编译馆，1947），页 10。另请参阅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 53-64。

[5] 〔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台北：世界书局，1997），页 418。

[6] 本文中我用的 *Encheridion* 是 W. A. Oldfather, trans., *Epictetus I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79-537 所收的五十三言版。*Encheridion* 下文简称“*Enc.*”，页码随文夹注。

中的《二十五言》，《郁岗斋笔麈》所录者颇有异文，而这差异若非利玛窦的原译如此，就是曾经王肯堂删润。后者的可能性最高。利玛窦 1595 年刊刻的《交友论》，《郁岗斋笔麈》亦曾如数收之，就刻在《近言》之前，而王肯堂在其篇首有如下数语评之：使利氏“素熟于中土语言文字，当不止是，乃稍删润，著于篇”（《存目》，107:682）。易言之，王肯堂对《交友论》的译笔颇有微词，是以《二十五言》或曾稍加“删润”，也在情理之中。

翻译是种文字“变易”的行为，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分之有三，其一称作“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系以同一语种“诠释”同一语种。^[7]《郁岗斋笔麈》对《近言》的“删润”，其实是“改写”，在某一意义上即属雅氏所称“语内翻译”。王肯堂系明代名气不在清人王宏翰（1648-1700）之下的儒医。他出身书香门第，和父亲一样都曾进士及第，又尝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参政。其后因与当朝为东事主张不合，再因早年尝为母亲病危而精研医术，遂毅然辞官，归隐故里江苏金坛，悬壶济世。王氏曾随紫柏真可（1543-1603）习唯智学，有相关著作传世，晚明且有中兴之称。^[8]总之王肯堂的中文造诣绝非泛泛，而他资格确够，是可以批评利玛窦的中文译笔。上引《舞台喻》文字简洁精练，比《天学初函》本中同一言则漂亮了许多，最后一句“分位在他，充位在我”，言简意赅，而《天学初函》本作“分位全在他，充

[7] Roman Jakobs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139.

[8] 参见王重民：《王肯堂传》，《医史杂志》第 3 卷第 2 期（1951），页 41-42；刘元：《明代医学家王肯堂的生平和著作》，《中医杂志》第 1 期（1960），页 67-70。

位亦在我”(李辑, 1:344), 则稍显杂沓, 高下立判, 可以为证。“分位”者, 传统上多指“职分”或“地位”而言, 如《朱子语类》谓: “圣人分位, 皆做得自别。”^[9]但在《舞台喻》中别有进境, 应指爱比克泰德原意所在的角色“择取”(ἐκλέξαοθαι)。

《二十五言》在 1604 年镌板刊行后, 据悉仅神宗一朝, 中国不同省份就刻了四版 (FR, 2:300)。我们如今虽仅得见《天学初函》本, 然其间料无大异。总之, 此地我拟强调的是《二十五言》中译, 应当始于利玛窦犹在南昌的时期; 而王肯堂所录《近言》, 殆经其人删润后的形貌, 已非利氏原译。中国译史上, 删改本先行, 原本晚出, 浅见所及, 倒是不多。《中国开教史》称, 《天主实义》的初稿完成于南昌, 利玛窦曾传阅于章潢 (FR, 2:291-292), 白鹿书院诸君反倒有幸, 可以先人与闻爱比克泰德著称于欧洲的《舞台喻》。^[10]白鹿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首, 朱熹、王阳明等理学名臣都曾讲学其中。章潢系阳明后学, 乃“江右四君子”之一。看在奉天主为教者如利玛窦眼中, 阳明心学无异于“虚学”, 高一志 (Alfonso Vagnone, 1566-1640) 在《王政须臣》中业已鄙夷称之^[11], 而其所对应者, 正是李之藻 (1571-1630) 序《天主实义》时所称的天主“实学”(李辑, 1:355)。后书既收《二十五言》中的《舞台喻》, 则《天主实义》言及此喻乃

[9] [宋] 朱熹:《朱子语类》卷 69, 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 7 儒家类第 701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1986), 页 410。

[10] Cf. Gilbert Murry, *Stoic, Christian and Humanis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d, 1940), pp. 108-109. Murray 此书, 以下简称 SCH。

[11] [明] 高一志:《王政须臣》, 见钟鸣旦 (Nicholas Standaert)、杜鼎克 (Adrian Dudink) 与蒙曦 (Natahlie Monnet) 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 26 册 (台北: 利氏学社, 2009), 1:322。钟氏等编, 以下简称《法国图》。

欧洲某“师”所撰，读过《天学初函》者应该知晓。此一“师”也，今人占尽研究优势，当然知道就是爱比克泰德，然而《二十五言》刊出当年或利玛窦馈王肯堂以《近言》之时，他从未吐实，连“师”字都未道出。《二十五言》既成，冯应京（1555-1606）序之，称系利“作”（李辑，1:321）。《中国开教史》中，利玛窦曾高谈《二十五言》，且以意文“Vinticinque parole”为之定名。然而相关部分，从头至尾，他一律亦以意文第三人称单数形的过去式称之为所“作”（*fece*; *FR*, 2:286）。尔后重印的四刷，此调一弹再弹（*FR*, 2:287-288）。此或所以李之藻辑《天学初函》，其中《二十五言》开卷，他弃之为利“述”。

“述”字在此用得颇为含糊，是孔子所称“述而不作”，抑或为耶稣会同志来日常用的“译述”之意？从《中国开教史》的上下文看来，我以为当属后者：利玛窦未曾倩人捉刀或笔润，字字皆属自出。《天主实义》中，利氏所称的某“师”，要待1632年（崇祯五年）高一志译《励学古言》最后一则时，我们方见中国首次音译其名：“爱比克泰德”者，高一志对之以“厄比德笃”一称。高氏所以引述这位斯多葛名士，志在劝人言行合一，亦即勤学不得为举止失措的借口，说来颇合《二十五言》最后一言所示的实用主义：“昔人或不洁，攻学甚勤。贤者厄比德笃观之，叹曰：‘奇香美液注于秽器。’”（《法国图》，4:65）高一志此地所译，宜属“世说”（*chreia*），出处待考，然而方之利玛窦初履南昌，与章潢诸人交，“厄比德笃”之名及其人言之见诸中文，则已迟到了近四十年。

《二十五言》付梓之际，徐光启为之撰跋，称是书利玛窦乃成于明代留都南京（应天府）。“留都”一称“别都”，常为帝王龙兴后移